

在万千窥视的眼睛前，如何挣脱游戏背后的隐形操控？

# 玩命直播 NERVE

[美] 珍妮·莱恩, Jeanne Ryan / 著  
林雨倩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 玩命直播 NERVE

[美] 珍妮·莱恩 Jeanne Ryan / 著  
林雨蓓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命直播 / (美) 珍妮·莱恩著; 林雨倩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55-2359-1

I. ①玩… II. ①珍…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3467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臺灣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讀癮文化授權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280

## 玩命直播

出品人 杨 政  
作者 [美] 珍妮·莱恩  
译者 林雨倩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张璐路  
版权编辑 郭 森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mailto: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7千字  
定 价 3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359-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献给詹姆士，我的头号大奖 ]

## 序 幕

你想结束任务？我们说了才算！

等了三天，周日的凌晨四点，屋前那条街上终于连一个窥视人都没有了。即便是疯子，偶尔也需要睡个觉吧。她同样可以休息一下，但比起休息，她更渴望自由。她足不出户已近一周。

匆匆写了张字条给爸妈，再丢一堆装备到车内，她加速驶离市区，前往仙纳度国家公园（注：Shenandoah，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在两个钟头的车程中，她不断从后视镜窥视。她和家人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次数多到不可胜数，每次不是充满游戏、歌唱和影片，就是会做一些白日梦。唯独这次，她满腹惊惶。

她把父母多年的训诫抛在脑后，抵达仙纳度国家公园时，没有先与管理员打声招呼，而是径自把车停在她所能找到的最荒凉小径的起点，然后步入那条树叶生长得过于茂密的小路。中午过后，她势必得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并架设帐篷；但现在，她一心只想消失在绿林中。只要能远离窥视人久一点儿，这片绿林将给她带来些许的平静——至少平静个几天。

挂在双肩上的背包沉甸甸的，她踩着重重的步伐爬上多石的山

丘，拨开蕨类植物往前走，途中不时有垂悬叶上的露珠滴到身上。前方传来奔流的水声，她振作精神，知道瀑布必定就在不远处。这是一件天赐大礼般的好事，可以让她转移注意力，远离过去二十三天霸着她不放的沉思默想。

都是那该死的任务。

她用力拍打一根低垂的树枝泄愤，水和树叶哗啦哗啦地往她的头上淋下。随便啦，反正附近又没有人，不怕皮肤和头发沾黏斑斑树叶的窘样被人看到。只是念头一带到其他入，她立即联想到那些持续出现、不受欢迎的影像。还有，恐惧。存在于意识边缘的恐惧。这一次，它似乎具象化了，化成她身后一连串轻柔的跫音。

她停下来，像块石头般一动不动，一边等待，一边默祷那个声音只是她的想象。她的脑子最近时不时就会背叛她。

停止，专注，思考。

脚步声静止片刻，接着重新出现，变得更快。没错，她身后真的有人。现在该怎么办？

躲在树叶后面等那人走过去？一定只是一般出来远足的路人，大概和她一样渴望独处。不过，躲起来仍似上上之策。她拔腿往前跑，拉开与对方的距离，然后投身杜鹃花叶苍翠繁茂的怀抱。

脚步声变大了，听起来颇为沉重，暗示来者个头不小。这就是那些操纵任务的混账威胁她若是不肯对粉丝有求必应，必会招致的“后果”吗？但是，面对那些随时打电话来的怪人、跟进厕所的讨厌鬼，以及把她和其他玩家的照片置于瞄准线上做出恐怖网站的精神病，谁能期待她会和颜悦色？自从她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应付后，便

谎称自己病了，过去一周都待在家中。可是她没办法永远躲起来，也不可能申请得到保护令，勒令整个儿星球的人都离她远一点儿。

身后那人靠近了，她的呼吸变得又急又浅。对方的脚步听起来有种节奏感，从容不迫。或许不是人类。真好笑，闯入者可能是只黑熊，反而不像远足的人那么令她惊恐。又或者那些足音根本不是真的，这一切可能只是场梦，仿佛她在任务进行期间及结束之后，每个自认清醒的思绪都是被别人操纵的。她越来越难以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偷溜去购物商场的那次便是一例。她在杂志里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艾比盖尔，你想结束任务？我们说了才算。”

怎么可能有人知道她会去那家店，又知道她会翻阅那本杂志呢？当她快速地翻过架上每一本杂志，看看其他本是否也被动过手脚时，那张可憎的字条竟不翼而飞，宛如未曾存在过。大概是被其中一个“我们”偷走了——那些监控着她的一举一动、不知名的“我们”。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此：搞不清楚敌人的模样，自己的影像却到处泛滥，有如某种变态的交换卡。

现在，脚步声之外，又多了口哨声。纵使她的想象力再活跃，也无法创造出一头懂得吹《彩虹曲》（注：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著名插曲）的野兽。她决定相信对方只是个心情愉悦的远足旅人，双眼偏偏忍不住泛起泪水。

脚步声停歇，邻近的树丛发出沙沙声响，她往枝叶更深处蹲了进去。

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

她大吃一惊，紧贴着身后的树木，希望自己刚刚爬了上去。方

圆几里不见其他人影，她飞快地瞥了手机一眼，发现这里收不到信号。不意外。她的手机最近只会传送悲惨给她。

她隐匿其中的杜鹃花丛被分了开来，露出一张斗牛犬般、呼吸带有培根味的男人脸孔。噢，天啊，不知道折磨她的人长什么样还比较好。不论这辈子多么漫长或是多么短暂，这人势必成为她余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他用肥硕的双手把树枝推得更开：“甜心，你为什么不出来呢？这样对我们两个来说都会容易些。”

她身上的肌肉全缩了起来，膝盖几乎撑不住身体，满腔的恐惧比任务最后一回合面对整个儿房间的蛇时还要高涨，而那原本才是这个世间最令她胆战心惊的事。

尽管胸腔饱受战栗之苦，她不知怎的找到了说话的力量：“走开，混蛋。”

男人吓了一跳：“没有必要发脾气，我一直是你最大的支持者。”

她的视线急急投向阴暗的矮树丛，只有一个选择还有点儿希望。她让背包从双肩往下滑落，接着纵身跃向树枝最细的部分。即便如此，当她在小径上拍打着树枝往前跑时，双臂仍惨遭刮伤。很不幸地，男人挡在她回车子的路上，她不得不向着山坡的林地深处逃跑。

她奋力疾奔，身后响起隆隆如雷的脚步声，不过所有的声音很快就被前方瀑布崩落的水流声吸纳得一干二净。靠近摇摇欲坠的栏杆看台时，瀑布细致的水雾喷洒到她的脸上。除了从陡峭多石的峭壁往下爬，前方已无路可走，而那些圆石上遍布着厚而滑的青苔。

刺耳的口哨声从身后传来，音调之高，连水声也掩盖不了。她转身面对男人，注意到他的口袋鼓胀，形状凹凸不平，不由得联想到“妙探寻凶”（注：Clue，英国桌上卡片游戏，陆续发展出各种版本，是一款经典推理游戏）中的各种武器。这个男人的手臂像周遭的树干那样粗壮，哪里还需要拿什么烛台或刀才能杀人？他要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她前一晚没和其他玩家一道出席“尾声”的拍摄，这个偏激的粉丝就决定要惩罚她？看节目的时候，她以手掩嘴，发现玩家同伴虽然谈笑风生，但其实个个眼袋暗沉，脸颊抽搐。他们没有人会再回她短信，仿佛与她来往这件事比被不知名的人纠缠更具威胁性。真是疯了。加入任务之初，没有人对跟踪狂和跟拍视频提过一个字。

她紧抓着湿滑的金属杆爬过栏杆。她能在不跌断脖子的情况下往下走到河边吗？

“不需要这样，艾比盖尔。”男人咕哝着说，伸手探入口袋，“回来这里跟我配合，拍下别人都拍不到的内容，赢他个一千来分。”

分？他一定是跟拍玩家的疯子之一，渴望得到其他窥视人的敬意，同时替自己赢得一些票数或是分数。如果有法子可以衡量她的恐惧指数，这家伙肯定会让指数冲到最顶端。这些变态对这种事最兴奋了。但这人要的会不会不止于此？想到这里，她的喉咙一紧。

深呼吸。专注去想一条退路。

男人的头朝她的方向歪了歪，像是正在思考打光和构图。他有可能只是想拍她的照片吗？当他缓缓地把手从口袋中抽出来时，她屏住呼吸，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怪了，这一生所有的回忆居然没在眼前

一闪而过。相反地，她想起八年级时在英文班上看过的电影《美女还是老虎？》（注：The Lady or the Tiger？，描述一个国王规定嫌疑犯须上竞技场接受天意审判，在两扇门中选择其一决定生死。门后可能是老虎，也可能是美女，若是老虎便会命丧虎口，若是美女则需与美女结婚）。那部片子吊足观众的胃口，让她看得心烦意乱。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选定一个结尾呢？

眼前这个陌生人掏出来的可能是一台相机，也可能是一把手枪，取决于他想偷的是她的照片还是生命。她呜咽一声，意识到自己多么希望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参加挑战，如此一来，这真实无比的恐怖就会画下句点。

男人从右口袋掏出一台迷你得宛如可爱小虫的黑色相机。她吐了口气，把泪水吞回肚里。所以，只是要拍张照片。或许她真的很努力假笑一下的话，这件事就旋即宣告结束。然后她就狂奔回小径，飙快车回家，今天再也不踏出房门一步。或者，明天也是。窥视人终究会对她失去兴趣，特别是任务展开了新的一届，又有了新一批的玩家之后。

“笑得漂亮一点儿。”面前的男人说。

她瞪着他，试着牵动嘴角。一滴汗珠落到她的太阳穴，紧接着又来一滴。几秒后，这件事便将彻底终结。

咔嚓。

她呼出一口气。好吧，如果那就是他要的，很好。唔，不是很好，但还过得去。

男人歪嘴露齿一笑，伸手探入另一个口袋。

# 目 录

## 序 幕 /001

你想结束任务？我们说了才算！

## 第一章 /001

看看有谁在玩！

## 第二章 /019

他们有数千段视频，人们会做很多疯狂的事。

## 第三章 /037

“你必须告诉大家，我是个很棒的情人。”

## 第四章 /045

“不可能了，任务开始了。”

## 第五章 /063

以下是你的第一场挑战：摆脱你的男友。

## 第六章 /079

不，你不需要真的去做，只要找到一个愿意付钱的人就好。

第七章 /097

爱死这个任务了。

第八章 /111

对，好戏上场了。

第九章 /123

他一定是我们的正式窥视人。

第十章 /135

只要你完成头奖挑战，我们会……

第十一章 /147

我们明天就脱身了，小可爱。

第十二章 /161

每喝一瓶，再加五十美元！

第十三章 /171

头奖的第一个任务居然是恶作剧电话？

第十四章 /179

当伙伴都去接受虐待或和老鼠同处一室时，我和其他女孩……

第十五章 /195

或许这是一个骗局……

第十六章 /203

好啦，玩家们，该是你们赚大钱的时候了。

第十七章 /215

快跑！

第十八章 /227

在这个邪恶的房间被打开以前，观众会不会得知我们的命运？

第十九章 /241

现在就把枪对着另一个玩家，否则每个人都会失去大奖！

第二十章 /259

“今晚唯一的好事是你。”

第二十一章 /267

这是我给你们挑战！

落 幕 /275

谢辞

## 第一章

看看有谁在玩!

我就是那个“幕后的女孩”，照字面上解释就对了。只不过第二幕的大布幔升起后，我有四十分钟闲着没事做，除非哪个演员需要快速地修补妆容，否则没必要再去协调换装和化妆。我深吸一口气。到目前为止，开幕夜进展得一帆风顺，不免让我忧心忡忡。第一晚永远都会出错。这是传统。

我考虑着要不要去话题围绕着男生打转的女子更衣室，还是待在真会遇到男生的走道上。唔，我只想遇到一个男生。这男生十分钟内要上台，所以我决定待在走道上，抽出我的手机，把戏剧指导山塔纳女士的死亡威胁当作耳旁风。她逼我们在表演进行中都要把手机放得远远的。

“这就是我”的网页上没有新的信息。没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我的大部分朋友不是在台上的演员，就是在台下的观众。我广发了一则信息：

接下来的两场表演还有几个空位，你若是尚未移驾至此，买张票吧！

哪，我已经尽了公民义务。

除了文字信息，我也上传了一张表演开始前、我和死党西妮的自拍照。照片像是幼儿园那些色彩对比鲜明的童书。话剧女主角西妮宛如闪亮的好莱坞芭比，旁边站着个肤色苍白、发色深棕、双眼与脸蛋相较有点儿过大，像是复古风小布娃娃的我。还好，从演员化妆箱里借来的金属色眼影，让我的瞳孔看起来比平常更蓝。

手机上冒出“定制服饰”网站的广告，说是要让我瞧瞧，穿上他们家夏天的新款洋装会有多么好看。在冻死人的西雅图，要穿夏季衣物是种痴心妄想，更别提现在还是四月。但浅紫色的宽摆洋装实在太可爱了，我受不了诱惑，传了一张照片过去，并输入一百六十二厘米的身高和四十多千克的体重。当我正在为了还要填写哪个三围数据三心二意时，男子更衣室传来熟悉的爆笑声，朗声大笑的马修走了出来。他往我靠近，与我肩碰着肩，呃，是我的肩膀碰着他在足球队上锻炼出来的二头肌。

他凑近说话，嘴唇离我的耳朵只有几厘米：“34B，对吧？”

我的妈呀，他怎么一眼就把我的手机屏幕看得那么清楚？我把手机转离他的视线：“不关你的事。”实际上比较接近32A。今晚穿的薄衬胸罩毕竟不以托高集中的功能著称。

他哈哈笑着说：“你都准备要告诉完全不认识的人了，干吗不跟我说？”

我啪地合上手机：“我只是在玩这则愚蠢的广告，又不是真的在跟某个人说。”

他轻快地转个身，与我面对面，两条手臂分抵在我头后的墙